

中國方志叢書·第一二二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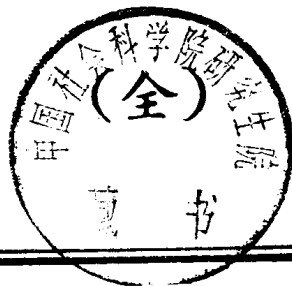
據

民國黃旭初監修張智林纂
民國二十九年鉛印本

影印

廣西省

平樂縣志



成文出版社印行



中國方志叢書導言

論方志在史籍中的地位及功用

論我國史籍的源流，要以尚書和春秋最古。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有六經皆史的說法，認為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是先王的政典。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認為六經是周史的宗子。易經是卜筮的史，書經是記言的史，春秋是記事的史。國風是史官採自民間的詩而要付之司樂的，雅頌是史官採自士大夫的，禮記是一代的律令，皆歸史官守藏。這樣看來，都是與史有緣的。參證後來把會典、通典、通考各種專記律令文獻的著作，也列入史籍，適足說明我們要研究社會全面文化的時候，自然會擴大史料的徵集範圍。否則，只能局限在政治史的小圈子裡。無論如何，依今日圖書分類愈趨精密的眼光來看，尚書和春秋，總該是上古的珍貴史籍。

自從漢代司馬遷作史記，班固父子作漢書，一般人的觀念中便有經和史的分辨。魏晉南北朝以至唐初，私家修史的風氣大開，詩賦雜說，論著更多，彙存的書籍越來越豐富。本來根據內容把圖書分類列為七略，到了晉時又有四部的劃分。把兵書、方技、術數併入子部，詩賦歸入集部，成為經、史、子、集四部。這種分類的意義，好像是說，經是民族的大本原，史是社會文化發展的跡象，子是個人發掘的理性，集是個人自由精神的感情表現。經史高高在上，冥冥中鑄成東方文化注重通貫綜合的學術精神特色，只求互相涵攝並存，蔑視抽象的分派對立，技藝在學術上不被尊重，於是文人學士把經史纏在一起，甚至文史也弄得分拆不開。一直傳沿到清代乾隆開館重整四庫，分類仍然照舊，史部中羅列了十五類子目，而方志只有一五〇種。史籍雖然很多，後人却終不能整編歸納成一部完備而有系統的中國通史和文化史。試看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在方志考稿序中嘆道：「吾國人之不能認識了解吾民族性者蓋有由矣，無真史故也。史不能明全體社會活動之迹，而徒措意於一二人之殊功美行，亦猶乎吾曹今日但知環吾左右者之思想行動大抵相同，而不知距吾曹稍遠者其思想行動乃膠附於數百千年之前而少所變也。」又余紹宋也在方志考稿序三中概說：「今者國史之業，既無專司，而著作體裁亦宜畧變。必當參用通志之例，廣載各地方社會情形，而不能偏重於中央政治，乃事理之當然，亦時勢所必至，若是則有賴於方志者益多。近世以來，政治凌夷，雖屢變而不能中理合度協於人情，國事蹉跎，職是之由。」這樣看來，我國累存的史料確是不少，可惜史學研究上還待重行檢討哩！

唐宋以來，史籍的編纂却也演進許多，官修的演化爲編年體的皇家實錄、紀傳體的正史、有關禮法的會典、偏重地理的方志；私修的也有紀傳體的正史、別史、編年體的通鑑、以事爲綱的紀事本末、屬於典志的通考、通典專史，體裁和內容都有進步。史學上也誕生了兩位傑出人物。一位是唐代的劉知幾（六六一—七二一），他取諸家所作的史籍，闡明義例，商榷利病，遺存傳世的有史通一書，獨具評論性。另一位是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曾爲和州、永清、亳州修志，又做過畢沅的幕僚，修纂湖北通志。他是重視方志，親歷其事，而又提出具體建議的第一人。這兩位皆是值得推崇的史學碩彥。

人類自從有了時間觀念，再也斬不斷過去、現在、未來的鎖鏈，這是歷史興趣的根源。有了空間觀念，又渴求地理的知識。生活演進，使文物制度日漸繁複。歷史的探討便由幾何直線擴展到橫面的伸展。中國的土地大，人口多，山川氣候不同，先前的交通遠不及近日方便，更容易形成地方特色。只憑少數人編纂的國史，顯然不能囊括各地的社會全盤現象。地方志隨時代前進，倡於明代，盛於清代，現已成爲史籍中的要角了。這便是我們要介紹方志的緣由。

方志自從明代提倡編纂，清代便昌盛起來。托庇於國學首先注重經史，再加文史素來兼顧的餘輝，早年館庫所收的方志，皆有特定的水準。其實，在政府的通令鼓勵下，各地主纂方志的，莫不兢兢業業，收集的史料，皆是可資信實的，並不限於官府的藏本。據朱士嘉統計：清代編成的地方志有四、六五五種，康熙間完成一、二八六種，乾隆間又有一、〇二四種；直隸最多，有四〇三種，四川、江西、山東、河南、陝西、浙江皆各有三百種以上。他在一九三〇年統計我國方志便有四、九一二種，一九三五年統計總數爲五、八三二種，九三、二三七卷，一九三八年又查知七三〇種，一九五八年再查知七〇〇種。這樣，總數就達到七、二六二種。比起正史來，卷帙浩繁，真不是任何人可以憑他一生精力而能全部瀏覽一遍的。但是我們原也不必去做那種迂事。祇要知道這是歷史方面還未開發的山林，可以發掘的寶藏很多。現在試依顧頡剛在中國地方志綜錄序引述的一般方志紀事要目如下：地理——沿革、疆域、面積、分野；政治——建置、職官、兵備、大事記；經濟——戶口、田賦、物產、關稅；社會——風俗、方言、寺觀、祥異；文獻——人物、藝文、金石、古蹟；便知方志內容廣泛，而且它的取材，來自檔案、函札、碑碣，是很可信實的。真正說「以校正史，則正史顯其粗疏」而已。這是說地方志在數量和內容方面也成爲史籍中的要角。

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出版方志考稿，賅括江蘇、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八省的方志，一一列明了纂修年月、纂修人姓名、舊志沿革、卷數目次，並且辨體例，評得失，尤其注意特殊史料，是輔導研讀方志的文獻。此外，民二十年故宮所藏方志編目刊行，二十二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承京師圖書館和北海圖書館合併之後，藏有方志三千八百餘種，也編有目錄。

二十三年朱士嘉編中國地方志綜錄，羅列了五千多種。朱士嘉在北平所見的不過三千種，後又訪得上海涵芬樓直省志目，徐家匯天主堂藏書、金陵大學、南洋中學、中山大學諸書目，並知王綏珊藏有一千多種，又索得美國國會圖書館方志簡目、日本內閣文庫、宮內省圖書寮、日本帝國圖書館等志目，遂完成了蔚為大觀的綜錄。令人驚異的是國外的巴黎和越南的遠東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也藏有我國的方志，國內的教會校館更對方志發生興趣，這個時代的中西史學精神也就可以窺見一斑。

我國昔日的史家似乎拘束於史料的體例形式，精神已墮入治亂衰替的循環律陷阱，偏重政治史的小圈子，不敢放胆解釋人性各方面活動史實，但是今日經過科學洗禮以後，我們要弄清楚幾點：(一)憑藉文字和古物研究歷史，並不能使過去的事實完全再現，再說每件歷史事實皆有它的特殊面，能使它再現的，僅是倚靠我人的經驗和直覺。(二)科學可以捉住相同的事物，正因為我能控制它的再現，可以求出它的共相和通性或定理、定律，但是史學上就不簡單了，我們要儘量注意它的特殊面。(三)現代史學在政治、經濟、社會、宗教、藝術以至文學方面應有廣泛的研討。(四)歷史研究者須有哲學的氣質，參用科學的方法，獲取藝術的成果。(五)對史實的特殊相若不加解釋，只能做一個史料收藏家，算不得是真正的歷史學者。

我們現在應該知道，中國歷史在傳統的史籍以外，方志是有地域性的，另外還有一種家譜是氏族性的史料。這方志與家譜，足可幫助史家分別根據人、時、地、物四個因素來研究事態的始末，展開嶄新的歷史敘述。爲了適應時代需要，樹立清晰而有系統的概念，我們把選印本方志叢書的範疇，暫定爲鄉、縣、府、郡、行政區的地方史，及各種敘一物一事的專志等（如瀘水志、廬山志）。

明清以來，方志成爲地方官參照施政的要覽。若說依據方志便能瞭解該地的全情，未免過於誇張，所以研讀方志只能說有助於瞭解一地的過去情況，提供歷史專題研究的翔實資料，而且要從多種方志去探求同一節目，效果就高得多，現在把方志的功用，試述幾個實例如下：

- (1) 朱彝尊日下舊聞，陸心源宋史翼，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大多係由各種方志取材。
- (2) 陳垣的元人也里可溫考，據至順鎮江志而作。
- (3) 張亮丞菲律賓實史上的李馬奔 (Linahong) 真人考，據閩粵方志而成。
- (4) 日人桑原隲藏作蒲壽庚事蹟，援引閩粵方志多種。
- (5) 日人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何炳棣中國人口論，皆據很多方志的資料。

(6) 專從物產而言：乾隆時豐潤縣志記載扇子本為朝鮮進貢大臣隨員售來民間，但品級低劣，不為一般人喜愛，豐潤人利用竹枝、風景、花鳥畫改良後，風行一時。這是涉及朝貢而又有興趣的史料。又如何炳棣曾利用方志研究中國的早熟稻種。

(7) 元李好文長安志圖，詳載如何利用水力。很多方志皆有河工、灌溉、築堤的經費、徵工等資料，可供稽考。

(8) 地方賦役的負擔，也可從方志比較輕重。

(9) 往日的水陸交通、驛站距離，也可查知考證。

(10) 鄉村市集、地方商業、對外貿易、典當、礦業，皆可在方志查考。蘇州府志有論孫春陽雜貨店的記述。高陽縣志論棉紡工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發展及各地市場情況，直敘到其後的衰落。這是工商榮衰遞變的史實。

(11) 章學誠永清縣志對縣衙組織和差役的待遇，也是今日不易找到的資料。

(12) 往昔教育制度的社學、義學、書院、學田、科舉應考生的旅費等，也可從方志查考。

(13) 風俗、節日、寺院、壇觀、碑碣、古墓，在方志中均有豐富的記載可資考證。

(14) 少數民族如苗、瑤的風俗，方志記載也很可靠。

(15) 歷任地方官的姓名、科舉名錄，更是考證上的極好資料。

從這些功用看來，方志確也含有一部份地理資料。乾隆四庫全書把它列入史部十五個子目之一的地理目，便是這個原故。到此，我們也要敘一敘方志的起源。有人認為漢袁康的越絕書，晉常璩的華陽國志是方志鼻祖；但那偏重地理性的圖經更可算是方志的前身。考據起來，由隋煬帝詔令天下各郡上呈當地風俗習慣及地圖，唐代令各郡每三年呈報人口一次，宋代又令潤月的年份要編圖經上呈朝廷，皆是圖經進展的實跡。宋代的志書已增列人物藝文，但遺存的很少。元代創編一統志，明代修纂一統志，因而徵求各省志書，方志的型態漸成一格。清代方志大盛，民國繼續修纂，有些省區會急迫的限令於六個月內完成，內容自然就不免浮濫的譏評，所以刊本雖多，選讀的時候還須思量一下。本社致力於影印中國文史社會科學名著有年，此次選印的方志叢書，是完全依循前面所述的觀點，精選善本影印發行。更進一步，倘若國內外人士藏有孤本，本社願收入這部叢書，以貫徹素來發揚中國文化的精神。

平樂縣志監修員一覽表

總監修

廣西省政府主席

黃旭初

監修

廣西民政廳長

雷殷 邱昌渭

廣西財政廳長

黃鍾岳

廣西建設廳長

韋雲淞 陳雄耀 蔣如荃

平樂區行政監督

平樂縣修志局職員姓名名錄

職別	姓名	籍貫	職歷
局長	蔣庚蕃	平樂	前清歲貢生 選任廣西省議員
名譽局長	田良驥		前任平樂縣長
名譽局長	鄧兆椿	懷集	前任平樂縣長
名譽局長	尹治隆	平樂	前任平樂縣長
名譽局長	鄧傳湯	恭城	前任平樂縣長

名譽局長	郭春田	懷集	現任平樂縣長
總編纂	張智林	恭城	
編纂	羅玉槐	平樂	廣西法政專門學校畢業 現任廣西省政府秘書
名譽編纂	伍正衡	平樂	上海法大畢業 平樂縣政府第一科長
名譽編纂	黃軍實	平樂	前任平樂地方金庫主任
名譽編纂	蒙景春	平樂	廣西行政研究院畢業 現任平樂縣政府第三科長
名譽編纂	廖為彬	平樂	現任平樂縣政府第三科長
採輯員	陳剛	平樂	前清歲貢生
	張鶴年	平樂	前清歲貢生
	李榮開	平樂	前清邑庠生
	廖其光	平樂	前清邑庠生
	蔣鳴高	平樂	前任平樂縣教育局長
	廖天壽	平樂	前任平樂源頭區長
	蘇永然	平樂	前任廣西省政府秘書
	李景川	平樂	現任平樂地方金庫主任

平樂縣志目錄

續修平樂縣志序

平樂縣修志局職員姓名錄

例言

平樂縣舊志序

地理

平樂縣全圖

平樂縣二十四鄉分圖

平樂縣城廂圖附舊志全圖 舊志城廂圖

疆域沿革表

疆域方位面積

鄉鎮村街名稱表附舊廂里

山脉山嶺 巖谷

河流瀑布 溫泉

要隘

氣候

社會

民族

(甲)姓氏 (乙)方言 (丙)風俗

戶口

職業團體

慈善事業

社會問題

政治

縣治等次

行政組織地方組織新舊對照表

歷代文武職官知縣 縣丞 教諭 訓導 典史 城守千總外委

民團

自治

營制

財政

田賦

稅捐 國稅 省稅 地方稅

倉儲

文化

科舉 儒學

書院 府書院 縣書院 社學 寶興

地方教育行政機關沿革 縣教育會

學校 省中學 師範 縣中學 小學 女學 幼稚園 小學 校表

圖書館

文藝記 文議疏跋 碑序引說 墓表 賦銘詩
著作

祀典

宗教 回教 天主教 耶穌教

人物

鄉賢 應選 徵聘 貢生 舉人 進士 武科 保舉 捐納 畢業 出仕 忠孝節烈 慈善 耆壽

官績

附流寓

設置

城池 衙署 局所 公園 苗圃 體育場 涼亭

交通

街市 陸路 水路 橋渡 郵電

經濟

金融 貨幣

水利

池塘 車壩

產業

農產及農業
林產及林業
礦產及礦業
水產及漁業
畜牧
其他出產
工業
商業
列傳
古蹟附名勝
坊表
寶塔

烽墩
防汛
營堡
堡寨
古墓
金石
廟壇寺觀
其他
名勝
前事
災異
跋

重修平樂縣志序

溯吾邑舊志垂五十餘年矣當前清全邑侯捐廉倡修時距陳黃兩公亦各數十餘年其物換星移對於一邑之老成耆宿當凋零過半欲周諮博訪既苦無從欲索隱勾稽更難適當乃星霜未易卒能使一邑之山川人物錢糧戶口以及輿圖之廣狹道里之遠近物產之種類村落之名稱並風俗災異等一一薈萃成書使後人一目了然如身履其境而探索無遺者斯固邑侯倡修之功而訓導黃公及我邑陶伍各前輩亦皆與有力也無如自是迄今忽忽又五十餘年而衡以三十年一修之時說則已數過時可實則人生三十年爲一世天道三十年而一變其說非盡無稽也況舊版久已無存存書亦散失將盡此鄙人當民初七八年間曾與劉君少石鄭君崇武馮君兆生提議重修無如時機未就時局忽更遂復中止迨民國二十年省府纂修省志令飭各縣採輯並給經費七百元是時余縣長建中又欲乘勢重修當委黃君植溪爲局長鄙人爲編纂尅日開辦設局於舊公園內嗣鄙人自忖學殖荒廢精力日衰堅辭不就乃復作罷比客秋小兒如荃由部回平乃復提起隨即召集田縣長潘秘書伍科長黃主任及廖李諸君到

寓商議均荷贊同詎未及開辦而田縣長復奉調離平迨鄧縣長履任襄助始克集事乃又公推鄙人爲局長力辭不獲只得勉爲負擔因延聘張羅兩君爲編纂復函請廖陳蔣廖張李蘇諸君爲採訪並規定期限一年經費毫幣六千元其款則由昔年築圃盈餘項下撥用無須另籌呈府核准乃即開辦今幸諸君努力從事已如期告成特書其概畧於左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邑人蔣庚蕃謹序

序

嘗讀公羊傳疏昔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乃知今之一縣猶昔之一國也今之縣志猶昔之國書也既爲周史而曰寶書者以其可以世世保守之以爲鑒故云寶書也溯平樂縣舊志之可考者陳公光龍創作於前黃公大成續修於後不過二三百年間耳書已失傳搜求不可復得而其文字僅散見於全令文炳所修縣志之中全志距今又五十餘年鐫板皮藏與胡太守醇仁所修之府志重鐫板并燬於兵燹偶得一二已等於碩果之僅存倘再遷延雖欲抱殘守闕恐將并此而亡之矣遑論數千年之寶書乎民國紀元後曾經兩度提議將全志重修卒以人事之遷移

時局之影響迄無所成歲月悠悠引爲憾事迨二十五年 蔣監督如荃巡方所暨推行新政不遺餘力而修志亦新政之一端督飭平樂區屬各縣遵奉實行非獨限於一縣爲然也洎按平樂縣治關懷桑梓查悉私家保存之全志得二三部懼文獻之久而就湮勢將與百二十國寶書徒令後之人有名存實亡之歎爰召集鄉父老議決撥款開局重修期以必成其內部工作端賴局長蔣公嵩巖 庚 主持以時指導又得編纂羅公植生玉槐討論修飾日夕勤勞且列表數十務求詳明尤費心力采輯諸公多方搜討不憚煩難縣政府先後在職諸公供給資料并繪輿地各圖以足之智林不學忝隨諸公後備員總編纂供筆墨役樂觀厥成所獲多矣昔李吉甫著元和郡縣志謂爲政者執此可治天下自李唐來國史之流傳至今者此爲最古體例亦最善後之言地志者皆

例言

- 一 山川道路未經實地測量編內所列里數以沿習相稱爲標準
- 一 山川田地車壩池塘等連帶書及某鄉某村係就其所在地方或附近地方言之以便閱者知其坐落地點易於考查而已

祖述焉以今例昔政體既已變更義例自難適合茲編門類謹依照 省修志局調查方案斟酌而損益之屬纂既定雖不敢云執此可以治天下然凡山川物候政教禮俗風土人情有待於興革補救者未始不可供後人之考鏡也方今國民政府暨本省賢明領袖勤求民隱孜孜於農工之扶植實業之振興教育之普及將萃全國全省各邑之得失利病了然無遺統籌至當以促進民生主義之實施非徒有取於掌故之徵集已也故積沙可以尋金累石可以求玉苟沙量不多石屑不厚其中渾金璞玉蘊蓄亦微雖有專精之良工巧匠對此屑粒碎片亦無所施其技矣用敢不嫌龐雜多所傍及冀後之君子或幸於沙石積累中尋求有得從而冶鍊之雕琢之以成可寶之書此則區區之願也是爲序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 日張智林謹撰

- 一 氣候之測驗因氣象台風向表測雨器設備尙未完妥既非準確茲就其大概言之
- 一 人口每年出生率死亡率率因向無統計無從表列
- 一 軍制自綠營及平防親兵營與夫塘汛之哨船

裁後所有駐防概屬陸軍部隊隨時奉調換防無從備載故付闕如

編內所列或銀或桂鈔凡書銀者係上年通用

之銀質雙毫計雙毫每枚作式毫以拾毫作銀壹圓書桂鈔者係現

行之本省鈔票計每拾角爲壹圓

烈女之以守節表著者概照全志錄出其間或居住在於僻鄉或子孫困於財力以及格於成例未邀旌典者當日守身殉情非以殉名行其心之所安虛榮何補身後事傳與不傳非其所計況時代所隔近人更多漠視談及此者或以爲迂然行足徵豈可不傳茲僅就採訪所得列之於編

列傳例取蓋棺論定者恐有所標榜而諛頌也宋人已多爲生人立傳雖曰不合史例李氏泰

參看李著方志學第

葉主張但求其當不當不問其例不例

三四節實獲我心故於柳州首義討袁之舉本

邑何君大愚黃君守先現尙存在亦爲之立傳

者蓋以主將劉古香死事已得 國民政府褒

卹而烈士陳英士圖謀討袁事在民國四年革

命史上尙赫赫有名况柳州一役爲民國二年

事乎語無溢美雖爲生人立傳何嫌何疑

首都志載太平天國事特書太平軍至引用當

日官書則照原文錄之其編列前事太平天國

年代大書於中并以小字註清代年號於右側

茲編於翼王入廣西及平樂等事蹟雖采自當

日官書特書翼王以冠其名其時太平天國猶

未改祚大書其年代而分註清咸豐年於其下

庶幾事蹟書法兩得其當

清咸豐間之變亂男女之死難者據父老傳聞

合城與鄉不可以數計舊志所載遺漏滋多而

又無從考證但無名英雄精神不死居今溯古

不止一時一事爲然也今雖有聞但屬得述未

便補輯

忠孝節烈諸賢同屬一事男女本應合載不必

強分性別但全志之已分載者茲編各仍其舊

農產林產名目舊志所載如列算子務取其多

按陳志載讀鄭圭紀畧云覽郡志則無物不有

及按圖索之乃一無所有者云云又按范成大

桂海虞志所載諸物亦多爲本邑所無者茲編

務求其實於藥之屬特詳以其可推銷行遠經

再三訪查確有其物各依其類加以整理并貢

獻管見以資商榷

本邑林產品以大扒鄉種類最多或有良材佳

種未經發見願農林學專家詳加考查導以培植新法爲地方謀厚利

一 山川寺廟舊志所載多有語涉神怪如禱雨輒應尸解冲舉靈顯感應成仙化龍之類一概刪除其間有脫誤者或補正之并有加以潤色

一 本編各表不下五十種均爲編者悉心搜集編製以求易於瀏覽

一 引用書籍均舉其名不敢掠美本編內所註陳志者係清康熙八年知縣陳光龍倡修註黃志

舊序

夫邑之有乘所以紀山川之險易風俗之純澆戶口之盈耗制度之沿革使官斯土者一展卷而卽知爲治之要也溯厥前明如朝邑武功兩志體例謹嚴詞旨簡雅遷固之後不愧史才嗣後如陸清獻之靈壽縣志王蘭甫之青浦縣志考據精核蔚然成一家言後之作者無不取法焉平邑在明有鄭圭紀畧一書雖非邑乘之名而載平樂事蹟極詳且瞻足備一方之掌故惜未窺全豹僅時散見於他說蓋亦有志之士錄存此書俾後日修志者得據爲粉本不致同杞宋之無徵也沿及我

朝陳君光龍翔修於康熙八年黃君大成重修於康

者係清康熙二十六年知縣黃大成重修註胡志者係清雍正四年知府胡醇仁手修之平樂府志所註全志者係清光緒十年知縣全文炳續修陳黃二志早佚無存據全志選錄胡志於清光緒三年知府景雲重刊今所新搜錄者則註新志二字或新採二字以別之

一 編纂期間有限疵謬之處知所不免邦人君子幸垂教焉

編者識

熙二十六年於是平樂始有縣志余自受事以來訪求是書遺老故家鮮有存者歲月繇邈幾有獻替文亡之懼壬午春適得一帙於歐茂材家乃陳君光龍所輯篇帙幸全而字跡漫漶剝蝕不可卒讀繼又得黃志數卷則殘缺不完然吉光片羽極可寶貴從政之暇因出此書以示諸邑紳皆欣然幸一綫之僅存殷殷以續貂爲請余久有斯志顧以前無考証不敢率爾操觚今護斯編於風霜兵燹之餘未始非神物護持俾後人補闕拾遺得以縣斯文於勿墜斯固官斯土者之幸而亦彼都人士之幸也條其事於大府報曰可爰設局開辦遴選公正紳耆分赴各鄉採訪

事蹟以廣舊志所未備且幸郡志修於嘉慶十年距今稍近其中多有可採於是新舊參訂緝貫而櫛比之分類十各綴以子目凡兩易稿而書始成惟秩官一門自嘉慶十年以後間有缺畧因卷檔燬失無從稽考闕而弗書亦猶夏五郭公之意云耳是役也剗剗之費不敢絲毫累民首捐廉俸二百金以經其始好義之士則有邑紳余司馬鑑海慨捐二百金陳司

馬玉祥慨捐百金劉廩生暨寬慨捐百金不足割義倉經費四百以益之功竣謹弁數語於簡端以志其大凡如此至襄斯役者某採訪某編輯皆與有勞焉例得別書於後是爲序

光緒十年歲次甲申閏五月上浣補用同知直隸州平樂縣事金谿全文炳謹撰

平樂縣全圖

